



1979-1989

戲之選

PDG

## 编 者 的 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春风化雨，冲破了十年浩劫文化专制主义的坚冰、使得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百花园姹紫嫣红，生机盎然。贵阳市戏剧创作园地也和全国一样，老年剧作者如老树逢春，焕发出旺盛的热情；青年剧作者象冻笋惊雷，显示出充沛的活力，使我市戏剧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可喜景象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自一九七九年以来，我市创作的戏剧作品近七十个，其中半数以上被公演，发表，晋京和参加全国新剧目汇演，有的作品还被邻省的省市级院团所演出。仅从数量上看，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超过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，这三十年间的总和。据此，我们对这十年来贵阳市的戏剧创作冠之以“前所未有”，就绝非过誉之辞了。

我们知道，和其它成绩卓著的部门相比，我们所取得的成果还显得贫弱。但是，“寸草之缘，可以识春”。因此我们编辑了这部剧作选，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周年诞辰献上一份菲薄的礼物。

新  
平  
集

PDG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✓王若飞.....  | ( 1 )  |
| ✓他和她.....  | ( 73 ) |
| ✓明月清风..... | (113)  |
| ✓三汉怒火..... | (160)  |
| ✓陆逊拜将..... | (214)  |
| ✓娇红记.....  | (276)  |



· 评 剧 ·

# 王 若 飞

编剧 袁家浚

## 人 物

- 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王若飞       | 化名黄敬斋      |
| 朝克图       | 蒙族老人       |
| 那仁其其格     | 朝之孙女、游击队队长 |
| 张德彪       | 旧 军 官      |
| 黄齐生       | 王之舅父 老教育家  |
| 阿力玛斯      | 蒙族小青年，牧民   |
| 马 福       | 回族青年       |
| 送饭人       | 党派进监狱的工作人员 |
| 傅作义       | 绥远省主席      |
| 潘德富       | 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  |
| 韩子敬       | 监 狱 长      |
| 余存浩       | 傅之秘书长      |
| 马秉仁       | 警察局长       |
| 聂 明       | 省党部密探      |
| 老板娘       |            |
| 狱卒甲、乙、丙   |            |
| 游击队员甲、乙、丙 |            |

囚犯甲、乙、丙、丁  
警察若干、匪兵若干

时 间 三十年代前半期

(一)

〔秋天的黄昏。荒草漫漫，平沙漠漠。远处可见青冢一角。

〔蒙古包前，老朝克图侧着身子在拉马头琴，琴声是那样苍凉。

〔远处枪响。

〔张德彪一瘸一瘸地挎着沉甸甸的包裹，匆匆上。

张德彪：老大爷，来口水喝。

朝克图：怎么，伤着腿了？（边说边舀了水递给张）可是凉的。

张德彪：凉的更痛快。（大口地喝完水）多谢了！（随手分了一包东西给朝）拿着。

朝克图：（一摸是大洋）这东西我不能要。

张德彪：我这是从你们王爷那儿打来的不义之财，该着大家化！

朝克图：你，你是共产党？

张德彪：共产党？哈哈哈哈哈，我是只共产不结党的草头王。

〔枪声渐近。

朝克图：那我更不能要。

张德彪：叫你收下就收下。（将钱包扔给朝，急下）

〔枪声更近，朝起身将钱包扔向一侧。

〔一群警察上。

警 长：老家伙，看到一个穿军服的人过去没有？

朝克图：这不，扔下包裹朝那边跑了！（指着与张下的方向相反的一侧）

警 长：（捡起钱包）不错，追！

〔朝克图重又拉响了马头琴。〕

〔小阿力玛斯追着三匪兵上。〕

阿力玛斯：还我羊来，还我羊来！

匪兵甲：爷们要你几只羊，那是瞧得起你。

阿力玛斯：还我羊来！

匪兵甲：（一脚向阿力玛斯踩去）我要你拉拉扯扯的。

匪兵乙：（一把拧住阿力的胳膊）我看你敢撒野！

〔阿力狠狠咬了匪兵乙一口，匪兵乙撒手，背上的羊子掉落地上，阿力急去抢羊。〕

〔匪兵乙用枪托打阿。阿紧紧护住羊子，怒视着匪兵，傲然不动。〕

匪兵乙：要羊好办，一块儿去兵营算帐。

〔三匪兵推搡着阿力欲下。〕

朝克图：（上前拦阻）老总，别难为孩子了，他是给牧主家放的羊。

匪兵甲：老不死的，少管闲事，去去去！

〔阿力玛斯被推下。〕

朝克图：呸！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，你们不打，专来打老百姓的羊子。执法的抢人，被抢的守法，这是什么世道！

（唱）风啊猛烈地刮，飞快地卷，  
扫尽这遍地的仇恨遍地的怨！

佛爷啊睁开眼快显神验，

速速叫格尔斯重降人间。

让他的宝刀吓得敌人打颤，

让他的白马为牧民保护尊严。

驱恶除魔赶走灾难，

把吉祥平安送回草原。

〔那仁其其格上。〕

那仁其其格：爷爷！

朝克图：怎么才回来啊？

那仁其其格：路上耽搁了一下。爷爷，听到蝥蛄叫没有？

朝克图：黄狗走了，黑狗来，这蝥蛄还能有心思叫？

〔那仁其其格巡视四周。〕

朝克图：怎么，今天又有人要来？

那仁其其格：嗯。

朝克图：那仁娃，爷爷老了，甩套杆套马全仗着你呢。再不要到处乱闯了。（将那仁娃手中的马鞍抢过，搁到一边）

那仁其其格：爷爷，当年你参加“独贵龙”那阵，祖祖也是这么说的？

朝克图：唉！要知道香多心多，烧不成大火！要不是那起事儿，你祖祖、你爸爸也不会死得那样惨啊！

那仁其其格：爷爷，你没听那天老黄说吗？

（唱）合群的喜鹊能抓鹿，

齐心的蚂蚁能吃虎。

爷爷呀，只要好头羊来领路，

豺狼纵狠也能驱除。

朝克图：……

〔传来几声秋虫的唧唧声，接着又是几声。那仁娃惊起，立即模仿回声。〕

〔稍停。王若飞蒙族打扮上。〕

王若飞：赛音白奴。

那仁其其格：你？！（一愣）啊呀！老黄，差一点认不出来了。

王若飞：这两天风紧，多准备一手好。（向朝克图）老人家，您好！（行蒙族礼，朝还礼）我是特地前来向您请安，听你指教的。

朝克图：黄先生，我既没到过京城，又不会背诵经文，您……

王若飞：雁群常想着头雁，草原还印着您的血痕。

朝克图：陈年的糜子煮起不香，过去的事情提起没味。

〔王若飞哼起老人刚才拉奏的曲调。〕

朝克图：怎么，你也会这首曲子！

王若飞：我爱草原，草原就用歌曲款待我。

朝克图：这可是一首造反的歌。

王若飞：所以大爹爱唱，我也爱唱。

朝克图：你来这里是……

王若飞：传唱这首歌曲。

朝克图：该不是搞“独贵龙”的吧？

王若飞：想学一学“独贵龙”的经验。

朝克图：可你、你、你是……

王若飞：我是汉族是吗？大爷，请看这前面是什么？

朝克图：昭君青冢。

王若飞：冢前呢！



朝克图：千年传颂的团结树。

王若飞：对！

（唱）郁苍苍汉蒙团结树，

临风沐雨千载枝不枯，

青冢为凭树作证，

两族情谊万代永不负。

当年抗击英法侵略战大沽，

汉蒙弟兄鲜血一起染征途。

今日反对日寇并吞我国土，

两族人民更应并肩振臂齐高呼。

朝克图：可独贵龙啊独贵龙，哪一次不是鲜血染得青山红！

那仁其其格：爷爷，难道你也会一朝被蛇咬，见了草绳也心跳？

朝克图：小孩子家懂得什么！

那仁其其格：我懂得我们尊贵的客人站着象岩石一样，心地象水晶一样。我懂得尊贵的客人跑遍了大青山、土默川，到哪儿哪儿红火，到哪儿哪儿欢迎，可爷爷你……

王若飞：（制止那仁娃）大爷经的事多，想的深沉，这又不是甩套马杆套马的事儿，恶狼进了院子，老猎手会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儿的。

朝克图：黄先生，你的话象金子掷地。我去备酒，我们毡房长谈！

王若飞：我有件事要跟那仁娃说一说。

〔朝克图进蒙古包。〕

那仁其其格：老黄同志，老一团联系上了，这是联络的名

单。（掏出一纸片递给王）

王若飞：（接过纸片）好，你辛苦了。萨拉齐的人来过没有？

那仁其其格：还没有。

王若飞：喔！莫非出什么事了？

那仁其其格：我马上去旗里打听一下。

王若飞：你已经跑了一天了，不能再去……

那仁其其格：特委在等消息，我跑一趟能行。

王若飞：明天的抗日游行势在必行，万一萨拉齐出了漏洞，还得赶紧设法补救。

那仁其其格：那我更得快去摸清情况。

王若飞：你爷爷他……

朝克图：（捧起马鞍站在毡房前）我都听见了，孩子，给你。

那仁其其格：（接过马鞍）好爷爷！

王若飞：多加小心。若有情况，你们也要避开一下。

那仁其其格：是。（下）

〔稍停，马蹄声响，远去。〕

王若飞：大爷，出了点小事儿，我得马上回城里去，只好改日再叙谈了。

朝克图：改日一定来，我等你。

王若飞：祝你吉祥如意。（行礼，下）

〔朝克图目送王远去。〕

〔灯光渐暗，一束光柱射在老人身上。〕

朝克图：好人哪，跟我们传说里的格尔斯一样的英雄啊！格尔斯，我们赞颂了几辈子，他从来也没到过我们毡房；可这位汉族的格尔斯却不等你请，他就飞到我们穷牧民的身边来了。把我们心上的老茧泡软，把

快灭的火塘吹燃。让我唱一首格尔斯的歌，送他一路平安！（坐在一角，重又拉起马头琴，琴声中灯光渐渐熄灭）。

## （二）

〔灯光转亮时，现出泰来客栈一角。〕

〔老板娘上。〕

老板娘：黄经理，黄经理！（见屋里没有动静）咳！

（唱）这位经理热情又和蔼，

行为正派装束也挺富态。

可警察官非要将他当贼待，

让我盯住他，真是何苦来？

这不，人家又出去了。要我一个老娘们看好他，这能看得住吗？唉！管得他那么多呵！（下）

〔稍停，王若飞戴呢帽、长袍上。〕

王若飞（唱）茫茫草原播火种，

换下戎装作寓公。

黄河岸边设商号，

唤起青山映日红。

顺风得防风云变，

查补漏洞不放松。

（巡视屋内，见无异常，即进内屋，旋又回出，将一些文件烧毁）。

〔聂明慌慌张张上，敲门。〕

王若飞：请进。

〔聂明进屋。〕

聂明：你是黄敬斋，黄先生？

王若飞：正是鄙人。

聂明：当局要来抓您，快跟我走吧。

王若飞：你是……

聂明：我是萨拉齐派来的，有话等出了城再细谈。

王若飞：萨拉齐那儿我可没有沾亲带故的，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。

聂明：老黄同志，有人把你供出来了，快走了！

王若飞：我既未偷税漏税，又未走私贩毒，谁说什么也不怕。

聂明：老黄同志，情况紧急，为了党组织免遭破坏，先脱身要紧。

王若飞：喔，你是给我送共产党的帽子来了？你认错人了，快给我出去？

聂明：我这是奉了上峰的命令来接你的，你……

王若飞：滚，快滚！

〔聂明退下。〕

王若飞：这是什么人呢？

（唱）此人来得真蹊跷，

这是风暴的征兆，险情的苗。

欲撤离那仁娃尚未到，

那仁其其格：（上）

（接唱）送情报乔装改扮卖皮毛。

（白）黄老板，送货来了。

王若飞：萨拉齐怎么样？

那仁其其格：交通员下落不明。

王若飞：喔？！

那仁其其格：他们旗听说五原抗锅厘税挺来劲儿，也想学着大干一场，又派了人来，在城外等着要见你。

王若飞：萨拉齐工作基础差，眼下要紧的是做扎实的发动工作，要积蓄力量，不能乱来。再说出了事，请他们马上回去检查安全问题，该隐蔽的马上隐蔽。你和你爷爷也得立即转移。

那仁其其格：这么严重？！

王若飞：不能大意，我也要马上离开这儿。有事我会到召庙一带找你们的。

那仁其其格：那，等会儿我来送你。

王若飞：不用。你们也要多加小心。快走！（装作发火的神气，大声地）你给我滚，给我滚！年轻轻的敢来卖假货哄人？不快滚，我拉你大街上当众出丑去！（推搡着把那仁娃赶下，将烧文件的灰烬作了处理，正欲开门出走）。

〔两名便衣特务与潘德富上。

潘德富：（唱）为引匪首来就范，

轻车简从到泰安。（敲门）

〔王若飞启门。

潘德富：黄先生，早哇！

王若飞：您是……（潘递过名片）喔，省党部的潘书记长，失敬，失敬！

潘德富：我想向黄经理买件东西。

王若飞：这好办，只要潘先生开出货单，敝号一定照办。

潘德富：那好，我要的只是宝号的一份名单。

王若飞：敝号总店设在北平，经理名单早已注册备案，潘先生完全可以找山货同业公会查询。

潘德富：明人何必说假话！

（唱）你骑骆驼穿沙漠不畏艰险，

谋宏图建大业志向非凡。

王若飞：谬奖了！

（唱）长长草漠漠沙风光无限，

到塞北怎能不游览一番？

潘德富：（唱）你究竟从南来还是由北返？

王若飞：（唱）这何劳潘先生垂问再三。

潘德富：（唱）你来后大青山频生匪患，

抗捐税闹学潮迭起事端。

这其中具有你策划指点，

王若飞：（唱）苛捐重官逼民反与我何干？

潘德富：唔，这……

王若飞：潘先生，兄弟今天有项约会，恕我失陪了。（站起欲走）

潘德富：稍候片刻，我们的买卖尚未谈成。

王若飞：小号只经营山货，名单之事素与小号无关。

潘德富：内掌柜的，沏茶。

〔老板娘上。

老板娘：哟！潘书记长！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喔？！你跟黄经理相熟？啊唷，黄先生可真是位难得的好人哪！

二位坐着，我提水去。（出门）哎，不对，党部和省府素不对付，他们这是不是一茬还难得说。我得先给马局长通个气，免得将来把我挤扁在中间！

(下)

潘德富：黄先生，刚才话已点明，这名单的事儿……（王不语）只要你交份名单，这山货庄照开，经理照当，不更旗不易帜，我们这买卖就算完了。如果黄先生愿意弃商从政，我们更加欢迎，荐任四级，职务随选。

王若飞：可惜，我无法成全这桩买卖。

潘德富：我不带随从？也不惊动察局，为你提供了最适宜的时机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几个字，你要钱，我们可以给钱，要什么，我们可以给什么。（王仍不语）再不然，我给你留个考虑的时间：今天，你先通知解散各路游行队伍，停止游行活动，这该不会使你太为难吧？

王若飞：我可没有那么大能耐。

潘德富：这些你都不愿意办，那就跟我到党部走一趟吧。

（王未动）来人哪！

〔马秉仁率警士持枪上。

警士甲：不许动！

潘德富：怎么？！（拍桌大怒）混帐！谁让你们来的？

马秉仁：奉省主席谕，逮捕赤色分子黄敬斋。

潘德富：这件案子已由我们省党部经管，你们不用操心了！

马秉仁：兄弟是奉命执行公务。（向警士）给我搜！

〔二警士进内室。

潘德富：你妨碍了我的工作，我要到傅主席那儿告你！

马秉仁：请便。

〔潘德富气咻咻地出屋，正与提开水上的老板娘相

撞。

老板娘：啊哟，烫着你没有？

潘德富：我的人呢？

老板娘：这不是追那卖皮子的小鬼去了！

潘德富：乱弹琴！（下）

老板娘：这可怨不得我哟。（侍立门边察看）

〔搜查内室的警士持皮箱出。〕

警士甲：里面只有几套替换衣服。

马秉仁：搜身！

王若飞：我把外衣脱了，随你搜吧。（脱下长袍向走近的警士掷去，趁警士检看长袍口袋时，由内衣夹缝扯出几张纸片塞进口内，拼命咀嚼）

马秉仁：不能让他吞掉，不能让他……

〔二警士急上前抢夺，被王挡开。〕

〔王跳到炕上，四警士扑上前去。〕

〔外厢游行队伍的口号声：“坚决抗日，反对投降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〕

〔灯灭。〕

〔光束照在老板娘身上。〕

老板娘：谁知我这是立了份功，还是造了次孽啊！

〔光束灭。〕

### （三）

〔灯渐亮。〕

〔马秉仁呆坐一侧〕

〔一警官上。〕



警 官：报告局长，一切准备定当。

马秉仁：带黄敬斋！

警 官：带黄敬斋！

〔内应：“带黄敬斋！”〕

〔王若飞带着镣铐自若地上。〕

王若飞：（唱）刑场照样是战场，

一息尚存唯斗争。

拼将热血洒塞北，

留得丹心照汉青。

马秉仁：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

王若飞：你们不是喊了多少遍了吗？黄敬斋。

马秉仁：不，不，你不是叫这个，你还有真名。

王若飞：那不该你知道。

马秉仁：你是什么人？（王不语）你从哪里来？（王不语）

是谁派你来的？（王不语）你上面写的人都在哪

里？（指着嚼烂了的字迹模糊的纸片）

王若飞：这些都不须要你知道。

马秉仁：那么这《告蒙民书》是什么意思？

王若飞：这可以告诉你，这是我们考察兄弟民族疾苦后的初步意见。

马秉仁：这个叫云泽的人在什么地方？

王若飞：这不是你该知道的。

马秉仁：这是什么地方，能由着你！

王若飞：这是你们残害人民的场所，是你们犯罪的现场。

马秉仁：今天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招不招供同党？

王若飞：这可比上天还难。